

January 201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ulture Self-Consciousness: Science Fic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Qi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Qi. 201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ulture Self-Consciousness: Science Fic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94-10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

——《三体》的科幻与现实

陈 颀

摘 要: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切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其核心问题是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历史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汪淼代表的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分别构成三部曲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如果未来的人类文明极有可能遭遇文明冲突导致的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现有的道德、文明观,拒绝末人时代的诱惑,勇于创造新的历史。

关键词:《三体》; 刘慈欣; 科幻; 现实; 文明冲突; 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律与文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电子邮箱:andychenqi@foxmail.com

Titl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ulture Self-Consciousness: Science Fic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social reality, the core question of 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Trilogy i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Trisolaran, which causes the future possibility of the end of human history.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e trilogy are the intelligentsia narrative of Wang Miao (Book I), the heroic narrative of Luo Ji (Book II), and the narrative of "the last man" of Cheng Xin (Book III). If the future civilization of the human beings is likely to encounter the cosmic catastrophe caused b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aliens, contemporary human elite strata has to reflect on the values of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and dare to create a new history of human.

Keywords: *The Three-Body Problem*; Liu Cixin; science fiction; social reality;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uthor: Chen Q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jurisprudence, law and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mail: andychenqi@foxmail.com

引言:科幻与现实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苏恩文 第一章,韩松 30,谷菁璐)。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

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阿西莫夫 96)。

在2012年一个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回答道:“我并不想把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把现实作为一个想象力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搜狐读书)。”在2014年新

年自述中,他继续谈到:“中国作家缺的是想象力和更广的知识。我们的文学是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刘慈欣、张东亚 85)。

从上面两个表述看,刘慈欣坚持“为科幻而科幻”的“硬科幻”写作理念,反对把科幻作为批判或反映现实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访谈中,他却明确表达对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现实感”的欣赏,并认同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状况的敏感指针的说法。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如果阅读刘慈欣的更多作品和访谈,可以发现上述两个看法其实一以贯之,因为反对科幻文学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工具,与从“现实感”科学想象人类未来并不矛盾。于是,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刘慈欣对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论述。

首先,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批判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科学视角关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现实”(刘慈欣,“谈科幻”49-50)。传统文学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变化可能并不敏感,而科幻文学则恰恰相反:当下已经进入未来。每时每刻都有科学技术缔造的奇迹正在被创造出来,身处其中的普通中国人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这些奇迹一无所感,这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时代精神”。

其次,科幻的存在不是为了描写现实,而是为了科学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非要让科幻反映现实,就等于让飞机降落在公路上,与汽车一起行驶和遵守交通规则。在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用神奇的科学幻想将沉重的现实与空灵的宇宙联系起来(337-68)。在一个类似《平凡的世界》般写实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李老师说最后一口力气给学生们讲完牛顿三大定律,就永远闭上眼睛。这时候,“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两万年、跨越大半个银河系的战争波及到地球,学生们被选为决定地球命运的“文明测试者”(337)……

最后,从科幻世界看现实,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真切和深刻的认识。想象和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变迁,是更好还是更坏,是科幻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看(韦伯 45),关于未来的科幻思想实验与反事实(counterfactual)

的历史研究类似(弗格森 5-10),都源于对各种版本的历史决定论的质疑,也都基于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进步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拒绝:反事实的历史研究从现在思考过去的人思考过和可以探索的可能结果——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未来,而科幻是基于当下思考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实验——我们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当下酝酿的各种可能。正如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超出当时大多数见识广之人的预料结果,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往往超出当代主流精英的合理想象。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容易习惯性地认为当下的文明及其“进程”是唯一的,不会再有别的选择。而科幻却为人们创造种种不同于“当下现实”的文明进程,通过虚拟历史让人们能够跳出“当下现实”的纠结和束缚,体会到许多深藏在现实之下的东西。

总之,关于未来的科幻是当下正在酝酿的诸多历史可能性之一。通过科幻,我们穿越到未来,又穿越回来,对当下的处境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存亡和人类未来的思想维度出发,我们得以理解刘慈欣所说的“科幻文学是唯一现实的文学”(“谈科幻”141)。

本文讨论的《三体》三部曲,是刘慈欣最富想象力的一次科幻思想实验,不仅让众多读者如痴如狂,而且不少人还基于“黑暗森林”状态的“宇宙社会学”提出宇宙文明的各种理论假设,其中包括严肃的学术研究(穆蕴秋、江晓原 52)。毫无疑问,《三体》系列的绝大部分科学和思想概念、人名和地名包含丰富的隐喻、暗示和象征。从左派到右派,从强国派到自由派,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科学崇拜到生态主义,从男权主义到女权主义,从影射历史到创造未来……《三体》文本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场域,其中的解读路径包含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误读(尽管不可避免),也为了更好地理解《三体》的科学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本文采取类似于《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云天明童话的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2-13)。首先是“双层隐喻”,尊重每一部文本的叙事方式,力求更为深入地从《三体》的故事背景设定推导和想象特定的叙事结构。其次,以刘慈欣解读刘慈欣的“二维隐喻”,从刘慈欣的科幻论述和其他作品的线索和坐标,锚定《三体》基本情节和人物所代表的特定立场和思维逻辑。

从上述基本假定和方法论出发,本文认为,在科学幻想的故事设定之下,《三体》的核心问题以道德与生存冲突构成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文明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由此出发,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也就是本节,在科幻与现实的视野中引出本文的核心命题。第二节以《三体》第一部为中心,从汪淼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地球为何遭遇三体入侵的“文明冲突”问题。第三节以第二部《黑暗森林》为中心,从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绝对的科技差距下地球文明对抗三体文明的“文明冲突”的均衡威慑逻辑。第四节以第三部《死神永生》为中心,从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视角出发,讨论末人时代的“普世道德”如何导致地球文明和历史的终结。第五节是结语,总结《三体》的“文化自觉”意义。

一、文明冲突的知识分子叙事

距离地球 4.2 光年的半人马座存在三个恒星,因为万有引力而互相牵引,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地球的生存情境。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三体》系列基本假定和主要线索。不过上述的设定只是笔者对《三体 I》相关情节的概括和重构,而非小说叙事本身。在小说技巧中,设定是一回事,叙事则是另一回事。一个能让读者信服的设定,必须通过特定的叙述主体以巧妙的叙事方式加以表述和构建。

《三体》的叙述视角基本来源于科学家汪淼,其他人叙述以及有关三体人信息也是通过汪淼的视角的转述。汪淼的主视角尽管是以时间发展为顺序的线性叙述,然而汪淼的转述,《三体》的叙述既有叶文洁和其他人物视角在不同时空中的叙述,构成单线顺叙、多线(平行)顺叙与过去式插叙的复线叙述。另一方面,作为小说角色的汪淼并不是《三体》的最主要角色,三体人或地球三体组织(ETO)的精神领袖叶文洁,甚至是对抗三体的地球人代表警察史强(大史)在引出故事冲突中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汪淼在《三体 I》的真正作用是转述真正的(隐藏)叙述人所经历和认识的三体文明世界。从科幻理论家苏恩文的科幻文学的定义性特征出发,叙事时空体(时空定位)的“离间”与叙述人的“认知”构成科幻文学

的“文本霸权”(苏恩文 39-40)。三体文明的设定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时空体(时空定位),汪淼转述的三体人、ETO 以及大史等人才是三体文明的真正叙述人,两者与作者以及理想读者所属社会的主流标准完全相左,却在认知上符合科学—唯物主义因果律。

《三体》为什么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转述)视角?这是一个“文本形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分析”问题,两者的结合构成科幻小说的基本“阅读契约”,即科幻小说的认知拟真性(vraisemblance)和可信性(苏恩文 41)。简言之,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视角,目的是为了读者认可三体文明的真实性。汪淼的三个最基本特征是(1)中国男性;(2)科学家;(3)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三体》的汪淼叙事中三个视角贯穿始终。另一方面,随着情节发展和矛盾深化,三个视角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也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三个视角也构成了刘慈欣的理想读者的基本特征。

在《三体》开篇,当听闻超自然/科学现象的发生,汪淼的第一反应是捍卫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性和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他鄙视警察大史的粗俗和不尊重科学,然而当得知他的暗恋对象物理学家杨冬在接触“科学边界”组织自杀后,在大史的嘲讽的刺激下,决定加入“科学边界”以求真相(第1章)。在亲身遭遇胶卷出现“倒计时数字”的超自然现象后,科学家的求真精神让他陷入了精神危机,但他仍然试图找出“倒计时”的阴谋制造者(第2-3章)。

在开篇阶段,汪淼的三个视角基本是均衡分配的。当然,科学家是他的首要身份/视角。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汪淼从“科学边界”组织获取并登陆《三体》电脑游戏。在这个表面简单却蕴含丰富信息的虚拟游戏中,汪淼开始从人类的角度理解三体世界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无序交替的文明演进历程(第4章)。期间,汪淼认识杨冬的母亲,退休天体物理教授叶文洁(第5章)。在叶文洁的叙述中(第13-15章),他得知曾是绝密项目的红岸基地的目标居然是搜索和接触其他宇宙文明。《三体》游戏让汪淼沉迷,叶文洁的不幸遭遇让他同情,红岸基地让他震撼,但让他崩溃的是违反物理学基本常识的宇宙闪烁,这正是科学边界预言的违反物理规律的天文现象(第6章)。遭遇科学信仰崩塌的可怕时刻,汪淼得到暗中保护

他的大史的帮助和鼓励(第11章)。

在《三体》游戏中,汪淼投入了寻找科学边界真相的运动中。这一阶段,汪淼既带有科学家的身份,更具知识分子身份。三体文明的高级先进和生存危机与地球文明的落后低级和现世丑恶,考验着汪淼的道德和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文明还是近现代西方文明,都未能拯救三体世界的危机,在谜一样的游戏场景中,汪淼发现三体世界的三颗恒星的基本宇宙结构(第16章),并试图通过三体运动的数学分析破解三体世界危机(第17-18章)。游戏进行到这个阶段,汪淼被允许加入《三体》资深玩家——都是社会精英——的现实聚会(第20章)。组织者、环保运动明星潘寒声称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并询问如果三体文明进入人类世界,玩家有什么态度?其他参与者都欢迎三体人的降临。原来,《三体》游戏的目的正是集聚对人类文明的绝望的社会精英。

在宣布三体问题数学不可解,三体文明必须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之后(第21章),精英玩家们迎来真正的聚会(第22章)。原来误导和暗杀科学家、在大众媒体妖魔化科学的幕后黑手就是他们的“地球三体组织”,其口号是“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329)。更让汪淼震惊的是三体组织的领袖居然是叶文洁。当年在红岸基地,正是绝望的叶文洁向三体人发出地球坐标(第23-24章)。虽然这次三体组织聚会被政府军警镇压了(第25章),然而三体组织内部发展和分裂成遍布和渗透全球的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第26-29章)

也正是在现代人类文明是否值得完善和捍卫的根本问题上,同为社会精英的汪淼与背叛人类的三体叛军拉开了距离。当降临派灭绝人类的目的暴露之后,在针对藏有降临派与三体文明交流信息的“审判日”号巨轮的军事行动中,汪淼积极参与并贡献自己研发的纳米材料“飞刃”。不过,得知“飞刃”攻击巨轮很有可能“伤及无辜”时,汪淼有一瞬间的虚弱。然而行动本身让他的虚弱和憎恨“转瞬即逝”,并决定最终站在大史那边(255)。

如果说汪淼对幸存派和拯救派都不感冒的话,那么他对叶文洁和拯救派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和微妙。拯救派以叶文洁为精神领袖,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对现代文明和人类道德产生失望乃至绝

望之情,希望通过拯救危机中的三体世界进而引入更高级和先进的三体文明拯救和规制人类文明。毋庸置疑,在《三体》乃至整个三部曲中,叶文洁或许是最为复杂和最难评价的一个人物。正如论者指出的,叶文洁才是《三体》的主人公。她是地球三体叛军的精神领袖,又是一位比汪淼更具“道德反思”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叶文洁对人类的“背叛”,是《三体I》“虚拟历史”的首要问题,也是理解三体与地球的文明冲突的首要因素。

理解叶文洁(以及拯救派)的道德逻辑,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70)。对人类道德的失望,源于叶文洁的个人遭遇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思。叶文洁和拯救派之所以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拯救人类,是因为她坚信一个科学(更为)昌明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正因为如此,三体人才被地球三体组织顶礼膜拜,成了能够拯救世界的神。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信念逻辑构成《三体I》最大的伦理学问题:一个社会道德和文明程度与其科学发展水平有必然联系吗?更有意思的是,叶文洁和拯救派对三体文明的真正了解非常有限。与三体文明有着最多交流的降临派首领伊文斯,牢牢控制有关三体文明的真实信息。拯救派主导和制作的三体游戏中的场景,是他们根据三体世界的少量信息结合地球的实际情况创造的,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三体世界的实际情况不得而知。这个虚拟现实的神奇游戏却让众多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类精英把三体文明当做上帝一样膜拜。

讨论完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逻辑,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汪淼做出了与叶文洁不同的选择。汪淼与叶文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对待“科学”与“文明”的态度,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不同。年轻时代,叶文洁经历不幸的个人遭遇,她的科学事业追求也遭遇挫折,这让她凝固和放大了自己的真实苦难,不仅放弃了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科学的追求,更将人类文明视为罪恶本身。相比而言,汪淼年纪轻轻就成为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中心首席科学家,并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成长于更加和平稳定的年代,没有在文革年代留下的“伤痕”,也没有面对强势文明而对本文明自卑的“河殇”情结。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意义

上,汪淼理解和分享了叶文洁的基本价值观。然而,汪淼的科学能力、责任心和道德感并没有帮助他成功破解三体文明和地球三体组织联手制造的“神迹”,在“倒计时数字”和“宇宙背景辐射闪烁”迷惑和摧毁之下,坚信科学世界观的汪淼毫无抵抗和还手之力。保护和帮助汪淼不成为下一个杨冬或叶文洁的是大史。大史的现世生活态度,让把科学视为终结和超越信仰的汪淼深有触动和反思,让他投入钻研三体问题的同时保持对“三体神”的清醒距离。大史让汪淼挣脱为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怪圈,开始思考科学及文明的敌人问题。

《三体 I》的高潮是科学家汪淼与警察大史联手战胜了反叛人类的地球三体组织,这是区分叶文洁与汪淼新老两代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关键。汪淼与大史合作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政治意味,既是科学家与大众的社会结合,也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共同对抗异质文明的政治弥合。在《三体 I》的结尾,汪淼获得了新的“文化自觉”:他们也认识到,一个科技发达的文明不等于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维容易局限于少数人的道德准则和实践,而把个人或少数人的遭遇和邪恶当成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罪恶,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在文化上与人民大众相互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新的“政治自觉”:面对“先进”与“落后”的文明冲突,“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落后文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追赶“先进文明”。^①

二、文明冲突的英雄叙事

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绝对的科技差距,以及三体人用“智子”锁死地球以理论物理为代表的科学发展,构成《三体 II》《黑暗森林》的基础设定。作为敌人的三体文明已经确定,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战胜敌人。在叙述方式上,《黑暗森林》一改《三体 I》的主视角统摄其他视角的顺叙方式,变为多线平行交叉的叙述方式。首先,《黑暗森林》的主人公和主叙述者是破解“黑暗森林”之谜的罗辑。其次,《黑暗森林》的多线叙述可以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基本视角。第一主人公罗辑和第二主人公章北海等反抗者属

于“精英”;张援朝和杨晋文等散布于全书的各种“小人物”则属于“大众”。大众与精英在生存危机和文明战争的过程中种种表现,汇合成为文明危机时代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顶端的世界全景。最后,从时间线索出发,可分为罗辑冬眠的 2015 年与 200 年后罗辑苏醒的两个时间阶段。

如果说三体第一部的汪淼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精英”,那么在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拯救人类的“精英”则是一群超越或者说“僭越”现有科技思维和道德准则的“英雄”。就此而言,《黑暗森林》叙述主线是“落后文明”的英雄如何引领本文明抵抗“先进文明”的入侵。这些英雄代表是“面壁人”中国学者罗辑和中国军人章北海。在三体智子笼罩地球的科学设定下,以罗辑为代表的人类英雄不仅不能向三体人暴露自己的战略构思,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他们的计划需要大众牺牲并被大众所知晓,就必然会遭遇失败——因为故事里的大众无法接受以人类牺牲或灭亡为可能代价换取的胜利。换言之,罗辑与他的同志们是在以自我保存为最高价值的人性观支配的现代社开展他们的英雄事业。

在《黑暗森林》的开篇,罗辑是一个游戏人生的青年学者。被行星防御理事会(PDC)选为四位对抗三体人的“面壁人”之一时,罗辑与读者一起觉得不可思议和无法接受。然而“面壁计划”的关键是面壁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思维制定对抗三体的(秘密战略)计划,因此罗辑本人是否接受这个使命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没人(地球人或三体人)知道面壁人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战略欺骗),也没人知道面壁人是不是已经开始工作。果然,在正式拒绝面壁人使命后,罗辑仍然遭到ETO的暗杀。

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却被选择成为承担拯救人类文明使命的英雄。既然无法拒绝这个不能抗拒的使命,罗辑就用一贯懒散和自我中心的态度逃避被强加的责任。利用面壁人的特权,罗辑让PDC找到了他梦想中的隐居之地。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拜托大史寻找只存在他的想象中的完美恋人。大史真的找来了罗辑梦寐以求的那个心灵伴侣,一个美如画的姑娘——庄颜。五年过去,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其他的面壁人都在大张旗鼓筹办各自的战略,唯有罗辑沉浸在“完美”爱情中,还收获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女儿。只愿在梦境

中长醉不愿醒,可再美的梦境也有醒来的一刻。面壁人同僚泰勒的来访和自杀,让罗辑意识到,只有死亡或破壁才是面壁人的解脱,眼前的幸福生活不过是自我营造的幻境而已。庄颜和女儿的不告而别更让罗辑再也无法沉浸在自我世界中。这一次,他必须自己做自己的破壁人,直面自己的责任,找出“在全人类中你是唯一一个三体文明要杀的人”的原因(187)。

在孤独的伊甸园里,罗辑终于开始认真思考三体人“害怕”自己的原因——这一切都源于九年前他与叶文洁在杨冬墓前的偶然会面。叶文洁建议罗辑从事“宇宙社会学”研究,并给出《黑暗森林》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以及两个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是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197)。叶文洁去世后,罗辑是最后一个有可能通过“宇宙社会学”研究找出威慑三体文明的宇宙法则的地球人。终于,在一个失足坠入冰湖的黑夜瞬间,罗辑在死寂的黑冷中发现了宇宙的真相。从此,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不再是罗辑赞美和崇敬的对象,而是残酷的宇宙生存图景。然而,如果人类文明的生存需要以死亡和丧失道德为代价,哪一个人类个体能够承担这个重若千钧的责任呢?为了验证自己对宇宙真相的猜测,罗辑通过太阳的增益反射效应,向全宇宙广播了带有50光年外某颗恒星坐标信号的“咒语”,并决定冬眠直到100年后观测到“咒语”发生作用的图像后才苏醒。

罗辑冬眠的二百年,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罗辑苏醒之后,发现自己在新世界几乎格格不入。这个倡导人性解放的新时代的基础理念是:人文原则第一,文明延续第二(309)。为了展示人类文明的强大和威仪,太空舰队决定出动所有战舰迎接三体舰队的探测器“水滴”。然而,在人类的最乐观时刻,“水滴”仅仅凭借自身的运动质能就轻易击碎整个太空舰队,带给了人类一场毫无心理准备的完败。

末日战役的完败让新时代的人类彻底崩溃了。数十万人规模的超级性派对,似乎代表着刘慈欣对时代的诊断:所谓人性解放的新时代不过是虚无、颓废和堕落盛行的“末人时代”(尼采5-14)。当绝望的人类偶然从历史档案发现罗辑的“咒语”,观测到50光年外的恒星居然被摧毁时,

人们——从大众到执政者——都膜拜于罗辑的救世主光环之下。罗辑被重新任命为人类文明的面壁人。在焦虑地等待救世主大显神通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对罗辑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仅仅一年半过后,罗辑就被所在的社区驱逐了。人们可以接受罗辑不是救世主,但不能接受他给世界带来希望又亲手打碎了希望。

罗辑明白,他不是救世主。如果人类把希望寄托自身之外的救世主身上,那么人类的结局一定是灭亡。然而他并没放弃对抗三体的希望——就算(其他)人类已无法拯救,他仍然要拯救庄颜和孩子——被他的想象带到现实中的两人。接下来的行动关系到两个世界的生死存亡,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一定能赢得胜利。然而,他确定这不仅是人类最后的机会,更是拯救妻女——也就是拯救曾经逃避所有责任和不敢面对内心的自私和绝望的自己——的唯一机会。

当曙光降临的时刻,罗辑用枪指着自己的头,面向着天外那个遥远的世界,掀开人类最后的底牌,开始了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最后对决。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长达两个世纪的无言和蔑视终于付出了代价。两个世纪以来无时无刻监视着人类的言行举止的智子,还是败给了罗辑的坚韧、勇气和智慧。最后一位面壁人罗辑终于完成了面壁计划。面对两个文明同归于尽的囚徒困境,三体明白,只有和平,才是最优选择。只能选择妥协的三体文明放弃对人类的技术封锁,入侵舰队立即转向。

罗辑基于黑暗森林法则建立的威慑非常简单明确:如果三体文明一意孤行要入侵地球,地球文明就对整个宇宙广播三体星系的空间坐标,然后更强大的外星文明就会将暴露的三体世界消灭。由此,罗辑本人也因此获得挟持人类和三体两个文明来实现个人私欲的可能性。然而,地球又实在没有优于罗辑计划的其他防御策略,三体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以后的五十年中,罗辑成为维持地球对三体的有限威慑的“持剑人”。

从32岁被选择/任命为面壁人开始,到40岁对决三体文明的8年岁月中,最让罗辑困扰的问题是人类到底是否值得拯救。人类或许不值得拯救,罗辑不是也不想做救世主,但是在水滴沉默地毁灭人类世界的时刻,罗辑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罗辑(包括章北海)都不会为他们的选

择而忏悔,尽管他们的选择突破了特定时代的道德底线。用黑格尔讨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的话来形容罗辑再准确不过了:“一个伟大的人会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黑格尔 106)。用黑格尔式的话语进一步阐述,罗辑和章北海的英雄功业在于他们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召唤与延续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

三、文明终结的末人叙事

相比前两部故事,《三体 III》《死神永生》的故事背景从文明冲突的殊死搏斗扩展到整个宇宙的时空法则。故事背景的宏大和丰富导致了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的叙述者的不同视角(叙事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通过不同文体拼接而成的顺序、插叙、倒叙和多线叙事(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在《死神永生》的复杂叙事结构中,最为清晰的叙事方式是按照“人类纪元”的时间顺序构成六部分的章节结构,最为重要的叙述视角来自于程心。作为地球文明最后两位幸存者之一,程心在不同时空的叙述和转述构成《死神永生》的叙事主线。

与广受赞誉的故事设定和叙事主线相比,程心的糟糕的文学形象被认为是刘慈欣《三体》创作中最大的败笔。作为道德和人性的代表,程心的性格极其单薄。人类文明经历的多次关键抉择中,程心的爱与人性的思维和行动逻辑始终如一,毫无变化和反省。就算是同情和理解程心的行动逻辑的读者,也极少人有认同感和代入感。花费大量笔墨创造这样一个引起读者反感的角色,刘慈欣的目的与逻辑何在?其实,刘慈欣对程心角色的不讨好具有高度的创作自觉,用宇宙灾难的宏大背景下永恒人性的选择及其毁灭后果为主线,创作了程心的文学形象。一方面,她如“圣母”充满爱心、人性和道德感(这几个词在《死神永生》中可以互相替换),为了维持人类道德准则不惜牺牲人类本身,另一方面,程心顽固的道德感背后是极度的自私,为了实现道德,她不管代价是人类文明本身的毁灭。用政治哲学的话语概括程心之于《死神永生》的意义,可以用福山那本引发巨大争议的著作的名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 3)。一方面,程心及其程心时代的

人类的人性是永恒的,因此程心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最后之人,或者说末人;另一方面程心所在地球文明(而非人类文明)在末人时代自认为发现“普世价值”,因此(地球)世界(人类)的历史终结了。

从历史终结的角度出发,三体故事的结局中地球、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结束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永久消亡,而且是在宇宙中人类历史的真正结束。这或许是大刘在写作计划中把《三体》的所有叙述命名为“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真正原因。三体系列的“未来”是完成时的,程心是已经毁灭的人类文明的最后之人,她已经完全不可能延续原有的文明,也没能力创造新的文明。因此,她只有在“时间”之外的“未来”回忆关于地球文明的往事。地球文明已经不复存在,“地球往事”读者恐怕是面向未来的不同于地球文明的新文明(如星舰文明,云天明创造的小宇宙),或者外星文明。

程心的出场源于云天明的回忆,或者说已在“时间之外”的程心追忆云天明关于程心回忆的回忆。故事开始于危机纪元四年,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某年。作为一个身患绝症的孤僻宅男,云天明自愿安乐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送一颗星星给暗恋已久的大学同学程心。此时的程心已经获得航天专业的博士学位,进入战略情报局(PIA)工作。由于质量限制,PIA 最终选择向三体发射一颗人脑,云天明被认为是最佳人选。暗恋的女神带来死亡的讯息,绝望的云天明还是选择接受使命,不是为了人类文明,而是为了爱人。程心得知星星是云天明的礼物时已经太迟。为了爱情,也为了救赎自己的罪责,程心接受阶梯计划的未来联络员人物,进入冬眠。爱与责任,这是程心出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从危机纪元四年(201x)到威慑纪元六十一年(2269),程心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冬眠时光。显然,《黑暗森林》中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构成这二百多年的人类文明的核心主题。威慑纪元的开创者是持剑人罗辑,他是成功威慑三体文明的人类英雄。不过威慑纪元的其他人,无论是大众还是社会精英,似乎都热爱和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并不喜欢随时可能毁灭两个文明的“独裁者”的罗辑。随着时间流逝,在一个追求民主和人权新时代,罗辑从人类眼中的救世主变成了掌握毁灭两个世界权力的暴君,掌握超级技术的独

裁者。这个时代的人们居然提出了“泛宇宙人权”，主张承认宇宙间所有文明生物都拥有完全平等的人权(100)。而罗辑涉嫌用“咒语”摧毁40光年之外的可能存在文明的星系，因而面临这种普世价值的司法指控。新时代的人们渴望寻找新的持剑人替换罗辑，他们的选择是程心。

全面女性化的人类社会最终选择程心成为第二任持剑人，三体文明等待和筹谋已久的机会来了。然而，持剑人的红色开关仅仅交换15分钟，三体入侵的警报毫无预兆地响起。不相信三体入侵可能的程心扔出了手中的控制按钮，选择放弃用威慑毁灭两个世界。其实，三体人的入侵计划一直没有停止，只是三体人也学会了隐藏和谋略。与人类文明互相交流后，三体文明开始自己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他们的思维渐渐地有了人类的影子，三体人对于计谋的应用日渐成熟。因此，他们持续与人类交流科学技术，向人类传播以友爱和平为主体的文化产品，麻痹人类的思想，令人类对于和平和仁爱的诉求日益高涨。于是，程心成为执剑人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即便程心不出现，也会有下一个程心继任，因为末人时代注定会选举一个能够代表末人们的价值和道德倾向的人选。从这点来看，威慑的瓦解，是末人们的选择，而程心，不过是做了遵从她内心的道德准则的事情罢了。

智子向全世界公布三体对人类的处置计划：全体人类一年内移民澳大利亚，并自生自灭。与聚集在澳洲自相残杀的大多数新时代末人相比，公元人领导的以罗辑为精神领袖的少数人类(150-200万)组成了地球抵抗运动，为人类最后的尊严而战斗。在澳洲，程心遭到了末人们的唾弃，被认为是人类的罪人。然而，当万里之遥的“万有引力”号触发引力波广播后，程心又成为了英雄，因为她没有毁灭世界。“万有引力”和“蓝色空间”号成为向宇宙深入进发的脱离地球的新的人类文明。引力波广播公布了三体世界的宇宙坐标，也间接暴露了太阳系的坐标。仅仅六年后，三体星系被未知文明彻底摧毁的图像就传回了太阳系。四光年之外三体世界其实四年前就毁灭了，仅存在少数在宇宙中远航的舰队和留在太阳系的三体智子和“水滴”。黑暗森林法则生效了，星系毁灭的可怕场面让末人们遭遇了比三体入侵更为可怕的精神崩溃。

在三体文明即将撤离太阳系的时刻，智子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云天明想见程心。谁也无法想象几百年来云天明在三体世界的遭遇。程心遇见的云天明，已经从这个绝望孤僻的地球宅男，变成一个成熟睿智的男人。正是这个可能遭遇过任何人类都无法想象的苦难并且被所有人类遗忘的男人用三个童话的形式，向地球文明传达拯救人类的信息。通过二维隐喻的解码，地球文明了解到自我隔绝的“黑域”和“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的两个拯救计划。获得云天明赠送星星的巨额财富，程心授权曾经的领导维德制造光速飞船，然而要求他保证自己的最终裁量权。当维德领导光速飞船的事业遭遇联邦政府和民众的反对并主张武装自卫时，程心第二次做出了抉择：停止光速飞船研究。程心自以为选择了人性，制止了兽性。正如所有读者都了解的，程心犯了第二次错误。刘慈欣写到，“她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而这一次已没人能为她挽回”(451)。这是程心在时间之外的回忆，也是刘慈欣为她写的判词。当然，程心的错误并非她的个人错误。自始至终，她依赖和反映的是整个末人社会的支持。末人们中止光速飞船的理由很多，而且貌似非常充分。在这个意义上，程心虽然也是“公元人”，但她与威慑纪元之后的末人们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他们都是末人。末人们傲慢地自以为“我们已发现幸福”，殊不知维持他们的普世道德感和爱心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真正责任的逃避(尼采13)。

在成为乘坐光速飞船逃离太阳系之后，程心在漫长的宇宙时空中获得云天明留给她的的小宇宙。在大宇宙掀起质量回归运动，试图恢复和创造新的宇宙之际，基于全书的末人叙事基调，程心毫不意外地犯了第三次错误：为自己的小宇宙保留5公斤物质。尽管这个生存着小鱼和水草的生态系统看起来很美，然而对于新宇宙的而言，缺乏这5公斤物质的回归可能导致宇宙重生的失败和毁灭的致命后果。这是《三体》系列的结尾：死神永生(dead end)。

结语：刘慈欣的“文化自觉”

以《三体》三部曲为中心，本文尝试总结刘慈欣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文化自觉”。

第一,“硬科幻”是中国科幻作者介入现实的最佳方式。科幻是用文学塑造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的最佳方式。唯有“创造世界”的意义上,科幻文学才具有超越一般类型文学甚至主流文学的独特价值。反之,如果科幻文学丢掉科学设定和推理,这种文学不仅不可能因此融入主流文学,而且必然在成熟的主流文学面前瑕疵毕见、自曝其短(“谈科幻”113)。

从国家经济和社会背景出发,欧美科幻特别是硬科幻近三十年的衰落,与欧美国家去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不无相关。而近几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家的崛起,与中国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全面工业化的大时代背景有关,也跟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背景和所具备的真正人文精神有关。因此,中国科幻文学的真正问题不是刘慈欣,而是为什么只出现了一个刘慈欣?

第二,如果未来(必然或很有可能)发生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当代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自己现有的道德、文明和历史观。《三体》中有许多关于现代道德的反思叙事,的确涉及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核心道德争议。在每一部的结尾中,主人公都获得某种“文化自觉”。汪淼觉悟到“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和追赶“先进文明”。罗辑觉悟到,社会精英无权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和支配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一个真正的人类英雄应当秉承“信念伦理”,因此,政治行动的后果和责任高于个人的道德信念。程心/云天明觉悟到,人类应当摆脱末人时代的诱惑和束缚,勇于继续创造历史,而且意味着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第三,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及其克服。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有英雄角色。另一方面,刘慈欣也反对“英雄史观”,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给《三体》英雄的安排命运常常是悲剧。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反映了刘慈欣对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态度。在我看来,刘慈欣的真正的觉悟和纠结之处,在于他在《三体》中创造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深刻分裂。一方面是分裂的大众,每个人类个体都把“自我保存”和“个人权利”视为文明的首要价值,却无法组织和整合起来。

另一方面是孤独的精英,可以在危难中拯救人类,却总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遭遇报复和惩罚。刘慈欣曾经设想技术可以将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然而《三体》系列的悲怆结局中,精英和大众都没有找到合适人类延续的组织方式。不过,刘慈欣看到了问题,但没有或无法回答。《三体》的精英主义在末人时代无所适从。因此,我愿意用“文化自觉”而非“政治自觉”来描述和总结刘慈欣对于科幻与现实的自觉意识。

不过,正如时代的不同让汪淼最终没有成为叶文洁,我们或许不必苛责刘慈欣没有给出答案。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尚在变化和波动之中,关于许多根本问题的回答的争论尚未终结。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张旭东 87)。如果未来历史中存在着一种调和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刘慈欣笔下的英雄与大众最终会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刘慈欣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未来,所以需要理解当下;我们敢于想像未来,所以认同传统。

注释[Notes]

① 进言之,文明冲突的实质不在于“科技”或者说“现代化”问题,而在于“文化”问题。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8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Asimov, Isaac.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 Trans. Tu Mingqiu, et al. Hefei: Anhui Wenyi Press, 2011.]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Darko, Suvin.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Trans. Hao Lin. Hefei: Anhui Wenyi Press, 2011.]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Ferguson, Niall. *Virtual History*. Trans. Ding Ji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Press, 2001.]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 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Trans. Huang Shenqiang and Xu Mingy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 谷菁璐:“中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9月1日<<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
- [Gu, Jinglu. “China’s Reality Is More Sci-Fi Than Science Fiction Itself.” 6 June 2013. *Chinese Website of the 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2015 <<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
- 韩松:“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南方文坛》5(2010):28-30。
- [Han, Song. “Realistic Anxiety of Science Fiction in Modern China.”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5(2010): 28-30.]
-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 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 [Hegel, G. W.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He Lin and Wang Taiq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8.]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
-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rans. Zhou Qi, et al. Beijing: Xinhua Press, 2011.]
- 刘慈欣:《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 [Liu, Cixin. *A Village Teacher: Selected Science Fictions by Liu Cixin*. Wuhan: Changjiang Wenyi Press, 2012.]
- :《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
- [---. *Death’s End*.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10.]
- :《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 [---. *Liu Xinci on Science Fiction*. Wuhan: Hubei Kexue Jishu Press, 2014.]
- :《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 [---. *The Three-Body Proble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8.]
- :《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 [---. *The Dark Forest*.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8.]
- 刘慈欣 张东亚:“刘慈欣:未来早已到来”,《中国企业家》2(2014):85。
- [Liu, Cixin, and Zhang Dongya. “Liu Cixin Says That the Future Has Already Come.” *Chinese Entrepreneurs* 2(2014):85.]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详注本),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 [Nietzsche, Friedrich.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ans. Qian Chunq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穆蕴秋 江晓原:“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地外文明的争论——人类应该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吗?”,《上海交通大学学报》6(2008):52-57。
- [Mu, Yunqiu, and Jiang Xiaoyuan. “The Debate on SETI in Science History: Should Human Cry out in the Dark Forest of the Univers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6(2008):52-57.]
-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Li Qiuling and Tian We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网。2015年9月1日。<<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 [Sohu Reading. “I am not Interested in Using Science Fiction as a Metaphor to Reflect on Social Reality.” *sohu.com*. 20 July 2011. 1 September 2015 <<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 张旭东:“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社会观察》7(2013):85-87。
- [Zhang, Xudong. “The Chinese Dream: Finally the Time to Talk about Deams.” *Social Survey* 7(2013): 85-87.]
- (责任编辑:王 峰)